

4. 研究分析

4.1 泗水年轻华裔对《美都新闻》的反应

调查结果和分析显示，泗水年轻华裔对与他们社区相关的问题有一定的理解。他们对华裔社区的文化、历史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了反应。《美都新闻》成为他们考虑用来加深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信息来源之一。

4.1.1 在社交媒体上观看

使用《美都新闻》流媒体平台来观看直播或访问社交媒体，也成为泗水年轻一代华人常见的做法。比如，受访者AFG1、AFG2、AFG3和AMJ都采用现代技术，以高效地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

受访者AFG1表示：“我不常看《美都新闻》，但我在YouTube上看过一些报道。” 受访者更喜欢在空闲时间观看YouTube上的一些重播片段。而受访者AFG2表示：“我更喜欢看新闻录像，尤其是通过Instagram观看。因为Instagram上的说明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所播报的新闻内容。” 根据受访者AFG2的说法，作为社交媒体用户，Instagram上的说明或字幕帮助她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有时在听直播时，受访者无法跟上所有内容，因此社交媒体的存在对她非常有用。然而，有时受访者也发现并不是所有新闻内容都会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播出。受访者AFG3表示：“这取决于情况。如果我有空闲时间，我会观看直播。但如果我忙，我会看重播的新闻报道。此外，我还可以在《美都新闻》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我错过的新闻。” 与前一位受访者一样，受访者AFG3也更喜欢在Instagram上重播的新闻片段，她认为《美都新闻》的管理员经常剪辑出某些信息的最重要部分或亮点，而不会展示完整的栏目。这帮助受访者理解所讨论的新闻或话题。

受访者AMJ也认为：“我知道是因为我奶奶喜欢看电视，然后突然换到看《美都新闻》。我更喜欢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因为在电视上我很少一直守在那儿，而在YouTube上只需要输入标题就可以找到。不过确实更喜欢这样。” 据受访者AMJ说，他在电视上看《美都新闻》只是为了陪奶奶，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他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因为不需要坐在电视前。在本分析中，笔者发现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比电视更灵活，因为它可以随时访问，并且更容易搜索特定新闻。受访者明显更偏好时间的灵活性和信息的可访问性，许多

人更喜欢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或YouTube，而不是电视直播。多模态社交媒体的存在，通过结合图像、文字和字幕，极大地方便了受众从电视中获取新闻摘要。这些平台可以以更简洁和视觉上更吸引人的格式呈现信息，使社交媒体用户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新闻。这不仅加快了信息理解的过程，还使用户可以更有选择性地关注他们感兴趣的新闻。受访者可以更具体地搜索特定的主题或问题，从而社交媒体提供了更便捷的访问和更大的内容控制权。

可以看出，《美都新闻》对新媒体的优化和实施可以影响泗水年轻华裔扩展信息范围并建立公共对话。《美都新闻》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媒体作为基础，了解媒体如何通过采用创新的新媒体概念不断转型并保持相关性。

4.1.2 跟别人观看和自己观看

在观看新闻方面的偏好可能受个人经验、家庭影响以及周围社会动态的影响。通过访谈和观察，笔者可以深入了解受访者观看《美都新闻》的偏好。受访者 AFG1、AFG2 和 AMJ是通过家人经常在电视上观看而熟悉《美都新闻》的，而受访者 AFG3 则是自己认识到《美都新闻》的。大部分《美都新闻》的受众受到了家庭习惯的影响，家庭成员经常一起观看该栏目，表明家庭影响在塑造新闻栏目观看偏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受访者 AFG1 表示：“最初，我是从家人那里听说《美都新闻》的。我记得我的父母经常在电视上观看它。” 受访者 AFG2 也给出了类似的回答，因为她是通过父母了解《美都新闻》的。而受访者 AMJ 则说：“我知道是因为我爷爷奶奶以前喜欢看电视，所以我就跟着看，然后有时候突然就换到《美都新闻》了。我就是从那里知道的。” 笔者发现，AMJ 受访者之所以认识《美都新闻》，是因为他们的祖母经常看电视。这表明家庭影响不仅来自父母，还来自更长辈的一代，比如祖父母。祖母在看电视方面的影响显示出观看习惯可以代代相传，加强了家庭内的媒体消费模式。所有受访者都强调了家庭成员的影响，尤其是父母和祖父母，他们经常观看这个栏目。这种现象反映了家庭影响对塑造一个人观看偏好的重要性。与之前的受访者不同，受访者 AFG3 表示：“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获取想要了解的信息。我通常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和官方网站，寻找与《美都新闻》相关的信息。” 受访者 AFG3 通过利用便捷的访问和《美都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新媒体实践来了解这个栏目。笔者发现，泗水年轻一代华裔有独立利用技术获取信息的

趋势。他们广泛利用诸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和官方网站等多种社交媒体平台，反映了他们对现代技术的适应能力以及对更灵活信息获取方式的偏好。大多数受访者选择通过社交媒体观看新闻，因为他们的空闲时间不同，无法与家人一起观看。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独立访问《美都新闻》。

根据这一发现，笔者总结出，大多数《美都新闻》的受众是被动的受众，在选择观看内容时受他人影响很大。尽管如此，由于他们与家人没有相同的空闲时间，他们倾向于独自观看。这表明，尽管家庭影响很大，但时间限制使得他们选择独自观看。

4.1.3 观看的时间

观看频率与个人对最新信息或新闻的兴趣程度有关。《美都新闻》播放的主题偏好会影响受众花在观看上的时间和频率。大多数受访者没有将观看《美都新闻》作为日常习惯。他们提到的一些原因包括更喜欢从互联网或本地电视台获取新闻。一般来说，《美都新闻》的受众每周只观看几次，或者当有吸引他们注意的话题时才观看。由于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灵活性和便捷性，大多数受众更喜欢通过社交媒体观看《美都新闻》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观看的时间不固定，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活动安排。AFG1 受访者回答说：“我更经常从其他来源如互联网或本地电视获取新闻。” AFG1 受访者更倾向于间接观看而不是直接在电视上观看。笔者发现，新闻来源的多样化对于受访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 AFG1 受访者来说，《美都新闻》不是主要信息来源，这反映出新闻平台的相关性和信任度在不同个体之间可能有所不同。AFG2 受访者回答说：“因为播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不能每天都观看。” AFG2 受访者的回答与 AFG4 和 AMG 受访者类似，播出时间与他们的日常时间表不匹配是他们主要面临的问题。笔者强调了更灵活的安排或可随时访问的录制或重播等替代方案的重要性。不灵活的播出时间可能成为观众的障碍。AFG3 受访者回答说：“因为我想提高我的中文能力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抽出时间观看《美都新闻》。” 笔者发现 AFG3 受访者总是安排时间直接观看，这反映了她们对个人能力提升的高度承诺。根据 Adhani (2016)，观看电视的行为可以通过观看频率、观看时长以及观看的栏目或新闻类型来衡量。观看频

率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观看电视的次数。这些因素对个人对华语新闻的感知、知识和兴趣产生影响并进行塑造。

受访者的受访者从《美都新闻》观看频率和内容中受益匪浅，认为其内容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尽管如此，受众更重视获取新闻的便利性。他们倾向于独自观看，更喜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闻，而不是直接在电视上观看。这种偏好表明，灵活性和便捷性是观众获取最新信息时的重要因素。

4.2 兴趣

每位受访者在如何认识《美都新闻》方面都有不同的背景，特别是在反应和兴趣方面存在多样性。在解读受访者的回答时，笔者参考了李苓（2005）关于表达在认知兴趣中的精神兴趣的理论，比如对科学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学艺术中美学的兴趣。受访者展示了对《美都新闻》中文栏目报道的各个方面都有兴趣。这包括犯罪报道、国际新闻、中华文化内容以及春节庆祝活动。

受访者 AFG1 回答：“我比较喜欢看的是《美都新闻》的罪案新闻吧，因为我本来就对罪案新闻比较感兴趣。从罪案新闻中，我也会学到很多那些不常见的词汇。” AFG1 受访者表现出对犯罪报道的特定兴趣。这表明某些主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吸引个体的注意。受访者 AFG2 回答道：“我更喜欢观看国际新闻，因为用汉语来理解世界事件让我感到与众不同。我可以学到很多国家名称、领导人的名字等中文表达。实际上，我对国际新闻更感兴趣。” AFG4 受访者对与中华文化和历史相关的内容有强烈兴趣。这表明文化新闻对那些对自己遗产和历史感兴趣的人具有吸引力。笔者发现，新闻可以成为通过讨论文化话题来增强家庭关系的工具。受访者 AMJ 回答道：“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看新闻哈哈。但如果非要选的话，我通常会选择与春节相关的内容。” 受访者对观看中文新闻不太感兴趣，但倾向于关注与春节庆祝有关的新闻内容。

总体而言，受访者展示了多样化的认知兴趣，包括犯罪报道、国际新闻、中华文化内容以及春节庆祝活动。另外，她们也强调了学习和个人经验的方面，如扩充词汇、理解汉语，以及探索新事物。笔者发现，受访者的偏好各不相同，这表明新闻内容多样化以满足不同观众兴趣的重要性。国际新闻、犯罪新闻和文化新闻各有其特定的受众。此分析可以提供更深入的见解，说明新闻主题偏好和个人兴趣如何影响新闻的观看频率和方式，并展示通过更细分和相关的内容吸引更多观众的潜在策略。

4.2.1 媒体类型和观看兴趣

《美都新闻》通过利用新媒体的潜力，在扩展泗水年轻华裔的信息获取渠道方面发挥了作用。采用创新的方式，《美都新闻》不仅利用，而且优化了新媒体平台，传播新闻并促进公共对话。泗水年轻华裔常常利用《美都新闻》的流媒体平台或社交媒体来观看直播，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通过这些举措，《美都新闻》确保了自己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相关性。从受访者的回答中，笔者可以得出结论，《美都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使他们更容易获取并对汉语新闻产生兴趣。

受访者 AFG2 回答：“作为社交媒体用户，我观看栏目时，Instagram 上的说明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有时候，在听直播时，我可能无法完全跟上所有内容，所以社交媒体的存在非常有用。然而，我发现并不是所有新闻内容都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播出。” 受访者发现 Instagram 上的说明帮助她理解《美都新闻》的内容。然而，受访者也提醒说，并非所有新闻内容都在社交媒体上播出，因此仍然存在获取所有信息的挑战。受访者 AFG3 回答道：“《美都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使我更容易观看汉语新闻并随时随地了解最新动态。有了社交媒体平台，我不再依赖电视观看新闻。” 受访者表达了《美都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存在让她摆脱了对电视的依赖。受访者 AMJ 回答道：“是的，非常方便，因为我每天更多地使用手机而不是电视。所以只需搜索《美都新闻》，就更容易了，只需点击 YouTube 并搜索《美都新闻》，互联网让事情变得更简单。” 作为手机用户，受访者表示他在访问《美都新闻》方面的便利性。笔者总结道，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表明，灵活性和易访问性是泗水年轻一代华裔的重要因素。这表明新闻消费正在从通过电视的定时观看转向通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更灵活消费。

由于《美都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实施新媒体策略，受访者感到在获取新闻方面更加灵活，不再依赖电视。他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轻松观看新闻。这一因素对于那些听力有限或难以跟上直播的人尤其有帮助。通过提供更广泛的访问渠道，这使用户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他们对中文新闻的兴趣。

4.2.2 别人的影响和观看兴趣

受访者在观看《美都新闻》方面的偏好通常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家庭或亲戚的影响。像 AFG1、AFG2、AFG4 和 AMG 这样的受访者表达了他们是

通过父母或家人了解《美都新闻》的。与此同时，受访者 AFG3 则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搜索与《美都新闻》相关的信息，并关注她们的官方账户以获取最新新闻更新。此外，周围家庭环境的直接影响也很重要，正如受访者 AMJ 所表述的，他知道《美都新闻》是因为经常看到奶奶在电视上观看，并且有时会看到栏目的片段。本研究中发现，其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在向受访者介绍《美都新闻》时，作用仅限于引荐。受访者对《美都新闻》的兴趣更多基于新闻内容，而非直接受到介绍人的影响。例如，受访者 AFA3 表示：“我非常感兴趣，因为《美都新闻》关于印尼华人社区活动的报道是积极的。作为华人，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美都新闻》是印尼知名媒体旗下的一个中文新闻栏目。”代际差异是导致介绍人对受访者兴趣没有直接影响的主要因素。这表明，相关和有用的新闻内容是吸引受众兴趣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来自家庭或他人的推荐。

李苓（2005）解释说，一个人的观看兴趣可以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直接兴趣源自某个对象或活动的内在吸引力，比如一本有趣的书或吸引人的视觉广告。相反，间接兴趣则由于外部因素而产生，例如需要理解某些引起焦虑的事物。在大众传播中，间接兴趣常常通过他人的推荐出现。分析间接兴趣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涉及理解影响受众兴趣的社会心理学和先决条件。综上所述，受访者对《美都新闻》的了解往往受到社会环境中他人的影响，无论是通过直接经历还是从家庭和亲戚获得的信息。笔者发现，家庭中的代际互动影响，例如在 AMJ 中观察到的，表明新闻栏目可以通过保持对各年龄段群体的相关性和吸引力来吸引跨代受众。《美都新闻》需要考虑包括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在内的营销方法。这对于满足不同人口统计学群体的信息偏好至关重要，无论是那些依赖电视的年长者，还是依赖社交媒体的年轻人。

4.2.3 播放时间和观看兴趣

个人对新闻的兴趣程度会更高，取决于当前热门话题或被讨论的新闻类型。因此，这可能影响受众观看新闻的持续时间。笔者参考了 Lowery 和 De Fleur（2016）关于电视观看行为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观看行为可通过观看频率、观看时长以及观看的栏目或新闻类型来衡量。观看的栏目或新闻类型再次回归到个人对想要观看的主题的兴趣。理解新闻观看的频率、时长和类型如何塑造个体在社会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至关重要。每位受访者的回答都聚焦于可能影响受众观看《美都新闻》的各种因素。尽管并非所有受访者直接强调播出时间的影响，但普遍存在意识到这一因素可能影响受众的兴趣。

受访者 AFG1 回答：“是的，因为有时《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对我来说不太方便。”《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影响了受访者的兴趣，使她觉得不太方便观看。受访者 AFG2 回答道：“我觉得可能可以增加一些娱乐内容。”受访者 AFG2 认为增加一些娱乐内容可以提高受众观看《美都新闻》的兴趣，没有直接提及播出时间的影响。受访者 AFG3 回答：“说实话，因为《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0:30，有点太晚了，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已经睡觉了。如果在晚上10:30之前播出可能会更好。此外，之前《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是早上8点，但那个时候人们正在工作或上学。所以，这也影响了受众的兴趣。”受访者 AFG3 指出，《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过晚或过早可能会影响受众的兴趣，导致大部分人可能已经睡觉或正在工作。最后，受访者 AMG 回答道：“我认为他们可以增加一些更有趣的内容，比如娱乐内容或有趣的事物，这样受众就不会感到无聊。”受访者 AMG 认为增加更有趣的内容，如娱乐或有趣的元素，可以使受众更感兴趣，而没有直接提及播出时间的影响。

每位受访者都提供了关于可能影响受众观看《美都新闻》的各种因素的回答。尽管并非所有受访者直接强调播出时间的影响，但普遍意识到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受众的兴趣。笔者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分析得出，新闻栏目的时间安排是吸引受众的关键因素。更灵活且符合受众日常时间表的播出时间可以提高收视率。此外，建议增加更有趣的内容也可以作为提升受众兴趣的策略。再次强调，观看频率可以反映一个人对信息或最新发展的兴趣程度。《美都新闻》的播出时间对受众兴趣有显著影响。当播出时间与受众的空闲时间不符时，会减少他们对该栏目的兴趣。然而，当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观看《美都新闻》时，比如通过社交媒体观看，时间的可用性与他们的观看兴趣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这一发现强调了《美都新闻》所提供的内容是影响受众兴趣的关键因素，超过了时间的可用性。因此，新闻内容的相关性和质量仍然是吸引受众兴趣的主要因素，而不是是否有合适的时间观看。

4.2.4 新闻内容和观看兴趣

通过《美都新闻》的汉语新闻内容，为受访者提供了扩展词汇和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机会。像受访者 AMG 和 AMJ 这样的受众可以学习更多之前未知的中华文化知识。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美都新闻》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学习、讨论和理解重要问题及多样文化的机会。笔者参考了反应理论，这是理解个体与新闻

互动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一个人观看或阅读新闻时，并非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积极地做出反应。反应理论关注受众如何在认知层面对新闻做出反应

(Alfiansyah, 2014)。认知方面涉及个体对新闻呈现的信息的理解和评估。笔者参考了李苓(2005)的解释，讨论了两种类型的兴趣，即物质兴趣和精神兴趣。物质兴趣与对提供物质或经济利益的事物的吸引力有关，比如金钱和奢侈品。相反，精神兴趣则与提供内心满足和情感充实的事物有关，如教育、艺术和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这两种兴趣经常相互作用和影响，其中物质的福祉可以支持精神兴趣的实现，而精神追求可以激励实现物质目标。

受访者 AFG1 回答：“是的，《美都新闻》为年轻一代提供了通过他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报道讨论重要问题的空间。例如，他们对环境或教育问题的报道可能会引发年轻一代之间的讨论和意识。”受访者指出，《美都新闻》通过报道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为年轻人提供了讨论重要议题的空间。这些报道在年轻人中引发了讨论和意识。受访者 AFG3 回答道：“《美都新闻》播出的新闻可以成为有趣的谈话话题，因为他们播出的大部分新闻都是国内外重要事件。此外，他们经常采访各种启发人心的人物，无论是老资格还是年轻人，如企业家、文化工作者、艺术家和政治家，希望能给受众带来启发。”受访者确认，《美都新闻》播出了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并用中文采访了启发人心的人物。受访者 AMG 回答道：“首先，该栏目完全使用中文，因此我可以学习以前从未学过的词汇。其次，他们也报道了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新闻，所以通过这个栏目，我可以学习更多之前不了解的中华文化。”受访者强调，《美都新闻》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学习和理解的空间，全程使用汉语。通过报道中华文化的新闻，该栏目使受访者能够扩展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一些受访者还表示，他们对观看《美都新闻》的内容不感兴趣。这种缺乏兴趣的原因各不相同。一些人觉得该栏目与他们的语言和兴趣无关。他们倾向于寻找更符合他们兴趣的话题的新闻来源，例如娱乐和体育。BFG和BMJ2的受访者对不观看《美都新闻》的内容也有相同的理由。受访者不感兴趣是因为这些新闻的内容以及其用中文传达，他们对这种语言的理解有限，导致他们难以理解新闻的内容。

BFG受访者回答：“因为我知道内容是新闻。所以以前我对这些新闻不感兴趣，而且他们用中文播报新闻，所以我觉得听不懂，很难理解。”BMJ2受访者

也回答：“我不看《美都新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语言障碍，据我所知，新闻中使用的语言比较难，尤其是中文，而我只会一点中文，真可惜。” BMJ1受访者不仔细看《美都新闻》的理由则有所不同，他回答：“可能是因为他们播放的新闻类型吧，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讨论的内容只是早上或下午已经讨论过的案例或话题，只是用中文播报。而且我也看过他们的社交媒体，内容大多是政治和经济新闻，或许可以加入一些娱乐新闻或独家采访，这些只有在《美都新闻》栏目中播放。” BMJ1受访者认为，《美都新闻》播放的新闻类型对他来说不够多样化，他更喜欢娱乐话题。他还注意到，《美都新闻》的社交媒体内容大多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新闻上。他认为，如果栏目也包括娱乐新闻或独家采访会更有吸引力。BFZ2受访者回答：“第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看新闻，通常我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因为我很少看电视。” BFZ2受访者不观看《美都新闻》是因为他更喜欢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不是直接看电视。

在当前数字信息时代，多模态社交媒体的存在将图像、文字和字幕结合在一起，方便受众访问和消化电视新闻摘要。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将新闻广播的视频片段与简要的文字和信息丰富的字幕一起分享。这使得受众无需花费大量时间观看整个栏目就能获取新闻的要点。受众反应理论越来越重要，用于解释受众在各种媒体平台上与新闻互动的复杂性。根据 Rakhmat (2012) 的观点，承认每个个体的背景、价值观和观点的差异可能影响他们对新闻的反应方式。每位受访者都表明，《美都新闻》通过提供信息丰富的新闻报道、采访激励人心的人物以及全程使用汉语来学习中华文化，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讨论重要议题的视角。受众反应理论关注受众在接收新闻后如何消化、解释和采取行动的重要作用。

4.2.5 汉语水平和观看兴趣

一个人理解中文的能力会影响他们观看像《美都新闻》这样新闻栏目的兴趣。一些高级汉语水平的受访者利用该栏目来提高他们的语言知识和素养。AFG1受访者回答：“我从《美都新闻》中获取词汇和中文理解能力，因为它的报道使用了新闻中常用的语言。”此外，AFG2受访者也回答道：“我发现新闻术语与我日常中文学习中学到的不同。新闻术语更难，许多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所以通过观看这个栏目，我学到了很多我平时很少用的新闻语言，非常有用。” AFG3受访者有更详细的回应，她回答：“总体来说，新闻报道经常使用与

新闻相关的专业术语。因此，观看《美都新闻》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中文能力。例如，我们可以学习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名称，以及其他国际术语”。汉语技能水平并不直接影响观看《美都新闻》的兴趣。相反，精通汉语的受众更倾向于观看该栏目，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所提供的内容来加深自己的知识。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学习和理解国内外的最新新闻和事件。在这项研究的结果中，他们观看《美都新闻》的兴趣更多是由于受访者扩展视野和理解的意愿所驱动。

一些受访者表示，理解这种语言的局限是他们不愿意观看该栏目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语言因素，个人对信息来源的偏好也影响了他们的观看兴趣。正如BFZ2受访者所回答：“第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看新闻，通常我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因为我很少看电视。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很难理解新闻内容，中文不是我们常用的语言。”BMJ2受访者也有相同的理由，他回答：“我不看《美都新闻》的原因可能是语言障碍，据我所知，新闻中使用的语言比较难，尤其是中文，而我只会一点点中文，而且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而《美都新闻》的新闻内容不怎么有趣”。受访者的反馈显示，有些人不观看《美都新闻》是因为对栏目中使用的汉语理解有限，或者认为新闻内容不够有趣。通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发现了一些潜在策略可以提高受众对《美都新闻》的兴趣。这些策略包括提供语言学习环节、通过多语言和社交媒体内容增强参与度、多样化内容、重新安排栏目时间以及为家庭开发教育栏目。预计这些策略能够吸引更多受众，并更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最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美都新闻》所提供的新闻内容是影响受众兴趣的主要因素，而社交媒体的存在为受众提供了随时随地观看的灵活性。